

最了不起的你

1.

於是，「它」悄然無聲地來了。

你忘記自己是誰，身在何方，對所愛的人相見不相識，記憶分崩離析卻無能為力。整個過程是緩慢的，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加快速度，初時症狀細微而不易察覺，直至病情惡化，像是記憶混亂、無法記住人名、東西放錯位置、出現言語障礙、情緒及行為異變，心智功能減退，連生活都無法自理，最終因併發症導致死亡。這場如瘟疫般失速蔓延的腦部病變，醫學上稱之為「阿茲海默症」。

看似遙遠的醫學名詞，竟在爺爺身上變成現實。我想像一場漫天大雪無情地覆蓋他腦海中所有的記憶，乾淨卻了無生氣，而爺爺的身影正逐漸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裡。

這幾年來，爺爺經常因為瑣事而暴怒，家裡的雜物四處堆疊，下一刻便忘記剛剛發生的事情，甚或看著自己的兒孫許久卻仍認不出我們。儘管種種看似不合邏輯的行為，各自為生活忙碌的我們仍視之為老化的必然現象，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其他可能。

某天，爺爺說要出門和朋友下棋，過了好久都沒回來，正當家人急得團團轉時，多虧鄰居發現在路邊遊蕩的爺爺，好心送他回來，我們才驚覺事態嚴重。

隔天，我便帶著爺爺奶奶到醫院檢查。

為什麼是我？那時剛放暑假，我平日都宅在房間裡跑程式；再者，所有兒孫輩中，我和爺爺相處最久，感情也最深。

我的父母忙於工作，從小我就是爺爺奶奶帶大的。父親是公子，我又是所有孫子裡排行最末的，自有記憶以來，爺

爺就叫我「小么」。父親常說軍人出身的爺爺對他們四個孩子的管教極其嚴厲，但對我這個么孫卻疼愛萬分，他們推測這很可能是因為生在安徽大戶人家的爺爺也是個打小倍受寵愛的「么子」，見我有如見到幼時的自己，便以彌補的心態來照看我。

民國十五年，爺爺出生於安慶桐城，在時代的悲歌響徹整片大地前，他在父母的餘蔭下得以平安成長。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恢復招生，爺爺憑著一張斯文俊秀的臉蛋，以及一股濃濃的書卷氣，在校內表現傑出，經常是女同學們傾慕的對象。關於這點爺爺非常自豪，小時候我只要調皮搗蛋，他便拿這些光榮往事出來說嘴，要我好好用功，做一個內外兼備的男子漢。

「所以代表你以前真的很帥對不對？」

「你說得非常正確。除了家世好，用你們的話來說，就是個內外兼具的美少年，所以女孩兒們全繞著我轉。」每次爺爺沾沾自喜地說完時，就會聽見奶奶如銀鈴般的笑聲。

然而，這名春風少年的得意時光並沒有延續太久，因為蔓燒整個中國的對日抗戰在轉瞬之間就到來了。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這天，安慶淪陷，原先看似充滿新生希望的一切在煙硝中化為烏有。這是安慶最黑暗的一天，也是爺爺顛沛流離的開始。他在這場戰爭中眼見家園被毀，心中燃起從軍殺敵的意志，幾年後跟著學校的幾個同學私自加入隸屬國民黨的地方保安隊第三團第二營機槍連，上戰場去了。離開桐城那日，天氣異常炎熱，乾淨的天空擠不出一滴水氣。他背著行囊，深情凝望這片自小成長的土地，在心中立誓待到抗戰勝利時，他將會披著驕傲與光榮再度返鄉，可是他萬萬沒想到，此去經年，竟再也回不去桐

城，戰爭領著他一路輾轉來到臺灣落地生根。如今，爺爺的大腦就像在這場戰爭中被破壞殆盡的古城風貌，再也無法復原，再也無法回到最初。

換上病人服的爺爺像個乖學生般接受醫院各種精細檢查，後來檢驗報告出爐，爺爺的腦部斷層掃描片顯示異常，穿著白袍的醫生指著螢幕上零星散落的斑塊，嚴肅地向我們解釋病情，他說等到這些造成腦細胞死亡的斑塊徹底佔據爺爺的大腦，死亡便會翩然降臨。死亡，明明聽起來那麼遙遠，卻感覺它正悄然逼近。我陪著爺爺坐在診間聽醫生冷靜地分析罹病後居家照顧注意事項時，不知怎地我突然一陣耳鳴，脹痛不堪的內耳阻礙了醫生的嘮嘮叨叨的音量。

後來，爺爺也是常常這樣嘮嘮叨叨地重複相同的字句，每分鐘都像跳針一樣問著身邊的人同樣的問題。那像是密碼般不斷重複的問題，或許是爺爺發出的求救信號，阿茲海默症透過爺爺的身體在我們眼前張牙舞爪，但我們卻對此視而不見，任由疾病長出帶刺的觸手，緊緊纏住爺爺的大腦神經網絡，讓他迷失在記憶的迴圈，怎麼繞也繞不出來。

2.

家人商量過後，決定由放暑假的我和奶奶共同照顧爺爺，我雖然覺得麻煩，還是勉為其難同意了。畢竟從小到大，爺爺對我最好，甚至比我和父親之間還要更加親密。

我們住在永和的一棟老舊公寓，爺爺奶奶住一樓，我們住二樓。身為資工系學生，善用科技是我的強項。我在一樓架設監視攝影機和對講機裝置，攝影機用來隨時觀察爺爺的一舉一動，對講機則方便我們通話。我會在設定好的固定時間下樓幫奶奶打掃家裡、準備餐點、收拾碗盤、盯著爺爺吃

藥，我建立一套自己的標準流程，待到每項工作完成後，我便能心安理得地返回二樓。我為自己的小聰明感到竊喜，因為這樣我就不需要成天和爺爺綁在一起，仍然能夠過我自己的生活。

爺爺罹病後，因為怕他走失，便禁止他自己出門，每天的散步時間則由奶奶跟我輪流陪同。阿茲海默症的病患不僅有記憶力功能減退的症狀，甚至會出現懷疑與猜忌。爺爺原本溫和有禮，罹病後卻變得暴躁易怒，時常粗言粗語，不能忍耐別人的笑聲，甚至會懷疑我們故意軟禁他，經常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溜走，弄得人仰馬翻。爺爺在外面兜轉一圈後，有時突然恢復記憶便會自行返家，但又時常走錯家門，或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在家門口徘徊許久卻認不出自己的家，因此，為了讓他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他有一台內建辨識定位晶片的手機，每件外套口袋裡都放著載明住家地址與我們所有人聯絡電話的卡片。

回家的路，怎會變得如此難行？被捲入戰爭時代的青年曾經走過萬里路，憑著為國為民的忠誠，跟著部隊抵達一座對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島嶼，彼時他還不知道他將在這裡遇見共度此生的伴侶，在這裡開枝散葉，建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家庭。

安慶淪陷後，他和幾名熱血沸騰的同學一同加入機槍連，爺爺聰明伶俐、待人謙遜有禮、做事又認真負責，很受長官賞識，因緣際會之下，受長官保薦而加入軍統局，從事諜報工作，正式展開將近四十年的軍旅生涯。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後，爺爺原本以為可以回到桐城故居，不意國共內戰愈演愈烈，他先是追隨部隊長官一路從安徽遷移到南京，接著從南京撤退到上海，再從上海搭乘海軍運輸艦退守到臺灣，

從此與安徽的家人各據海峽兩邊。

開放大陸探親後，我曾問他想不想回故鄉看看？他只是淡淡地笑說：「有你們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爺爺摸摸我的頭，環顧屋內。「我的家在這裡，安徽已經是前世的記憶囉。」

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爺爺心底其實藏著傷痛，那是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我永遠也無法瞭解的悲哀。他走過的不是八千里路雲和月，而是滿目瘡痍、血流成河的殘酷戰場。而現在的爺爺，在走過九十餘年的人生後，光是從自家門口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都很可能會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天早上，就在奶奶去市場買菜，而我出門買早餐的短短十分鐘內，爺爺消失了。

等到我手提著溫熱的豆漿、饅頭，邊吹著口哨，一如往常地掏出鑰匙要打開家門時，才猛然驚覺門居然沒有關好，我感到有些不對勁，我著急地走進屋裡叫了幾聲，卻只剩下空蕩蕩的回音。我走到爺爺的房間，推開門，一股屎尿的臭味撲鼻而來，床上一片凌亂，地上還有些穢物，但就是不見爺爺蹤影。我四處查看，爺爺的手機放在茶几上，但室內拖鞋不在。我頭皮發麻，趕緊以最快的速度衝上二樓查看錄影紀錄，果然看見影片裡爺爺穿上外套走出家門的身影。

我沿著爺爺以往的散步路徑尋找，手裡拿著手機內的照片慌張地詢問著路人有沒有見過爺爺，但得到的答案都讓我更加沮喪。我壓抑不住心底的恐懼，不停地想像爺爺會不會突然在哪個街口停下來被煞車不及的後車追撞，或是一時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忘了自己是誰，忘了怎麼回家，此刻正無助地躲在某個陌生的角落瑟縮發抖。

我找了爺爺一整天，也到附近的派出所報了案，但從早

到晚，我像隻無頭蒼蠅四處亂竄，就在絕望到不知如何是好，手機鈴聲響起，我無助地接了起來，聽到對方開口說：「方先生您好，這裡是秀朗派出所，有一名疑似走失的方老先生，我們是從他外套口袋裡的聯絡人卡片找到您的聯絡方式，請問方便儘快過來一趟嗎？」

3.

再次見到爺爺，我有種恍如隔世的錯覺。

踏進派出所的時候，我一眼就看見爺爺，員警正在和他說話，他整個人都快陷入沙發裡，臉上盡是茫然無措的表情。

我走過去向員警表明身分，再三感謝後，巴不得立刻帶爺爺回家，但爺爺卻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瞅著我。

「你是誰啊？」他拽著警察的手臂，眼神裡充滿防備，「我不認識這個人啊，警察先生，你別讓他把我帶走。」

「爺爺，你看著我，我是小么，你再看仔細點。」

「你騙我！」爺爺突然勃然大怒，「我家小么才六歲，你這麼大的人怎麼會扯這種謊話？」

爺爺不願意讓我靠近，身上還隱隱傳來尿騷味，顯得非常焦慮，嘴裡一直喊著要找「月餅」。我不停地安撫他，拿出手機裡面的照片，用最溫和的口氣向他解釋，最後在派出所裡折騰了老半天才說服他跟我回家。

從派出所搭計程車回家的路上，爺爺還是對我非常有戒心，一直吵嚷著他要找「月餅」，我想了老半天，終於搞懂他說的不是吃的月餅，而是「燕萍」。

燕萍是我奶奶的名字。我說燕萍在家等他。

「爺爺，你為什麼自己跑出去？」

「我…」他不好意思地說：「我早上想去廁所，但雙腳

不聽使喚，走不動啊。我一直忍著、憋著，後來實在受不了，就……。我叫燕萍好幾聲，但是燕萍不在，我就走出來找她。」

聽著聽著，我鼻頭酸酸的。

「奶奶出門前有告訴你，她要去買菜，叫你有事情找我啊。你的房間裡面不是有一支黑色的無線電對講機嗎？你可以打給我，我就會來幫你清理啦！」

他眯起眼睛，像是思索良久，訥訥地開口。

「喔，我沒看到對講機。」

「沒關係，我回去拿給你看。爺爺，你下次不要再亂跑了，這樣我會很擔心。」

「我沒有亂跑啊！」爺爺很懊惱地敲著自己的頭，「我有嗎？我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會什麼都忘了呢？至少要先打給你嘛是不是？或者應該上二樓找你啊！我怎麼都不記得呢？」

看著爺爺自責的模樣，我心痛如絞。我左手輕輕握住爺爺的手，右手環抱他的肩膀，猛地發現曾經能夠把我牢牢抱在胸前的爺爺竟變得如此乾瘦。幸好，幸好把爺爺找回來了。如果爺爺真的走丟，我要怎麼向奶奶交代呢？

奶奶是爺爺一生最愛的人，也是我見過最堅強的人。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國防部保密局在士林設立局本部，爺爺是其中一員，同年十一月，爺爺被派往金門從事情報工作，因為任務需求，他經常在眾多的聯絡據點中來回奔波，在工作中結識了好幾名同樣隨著政府從大陸遷徙來臺的各路英雄好漢，以及在高雄理髮廳工作的燕萍。奶奶是鳳山人，個性直來直往，長相甜美，是理髮廳的紅牌，常常有追求者聚集在馬路上等她下班。奶奶比爺爺小了整整一輪，奶奶活潑熱情、爺爺安靜秀氣，一個來自安徽桐城，一個是土生土長的

南臺灣人；一個操著安徽腔的國語，一個說著南部腔的臺語；一個是獨來獨往、神秘兮兮的軍人，一個則是朋友眾多、喜愛熱鬧的髮姐。明明這麼多的反差，但緣分硬是把兩個人湊在一起。這些外在條件與限制無法阻礙他們對彼此的感情，所以兩人交往一年多後，爺爺鼓起勇氣請長官陪他登門求親，婚後奶奶毅然跟著爺爺回到臺北，住進官舍。

說來奇妙，這些相隔千萬里，彼此之間似乎永遠不可能出現任何關聯的人，卻因為大時代的動亂變遷而產生交集，因為一種深不可測的緣分而出現在彼此的生命裡。

以前逢年過節時，爺爺的同事會來家裡作客，他們大多單身，在臺灣無依無靠，有些人還認了父親他們兄弟姊妹當義子女，所以把我們當親孫一般疼愛。一年中，最熱鬧的節日除了中秋就是除夕，奶奶和母親總會在廚房忙進忙出，招呼著爺爺的同事，如果姑姑或伯伯一家也回來，那就更加歡樂，整個房子裡洋溢著食物的香氣、觥籌交錯的酒味，還有小孩子追來跑去的鈴鐺笑語。後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來的訪客一年年減少，家裡變得冷清了，爺爺也變得不多話了，好像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沒有人特別提起，也沒有人特別在意，就像這些人從來不存在過一樣。

即使時光一去不復返，即使不知道最後要去何方，但只要有愛，就能互相扶持，就能繼續往前走。從我有印象以來，爺爺跟奶奶不管去哪裡，就算只是在家裡從客廳走到房間，他們總是手牽著手。奶奶是位堅強的女性，不管是爺爺還在軍中或是罹病後，她都是爺爺最仰賴的人。爺爺曾說，儘管出身富裕，他隻身來臺後卻什麼也沒有，既不是高官權貴，也沒有萬貫家產，舉目無親，唯一的支撐就是奶奶。他因為身分特殊，若不是受訓就是在執行任務，很少有在家的時

間。嫁了一個行蹤成謎、凡事保密的軍人丈夫，又得獨自帶著四名子女，除了成天擔心著丈夫的安危，還要張羅一大家子的生活，若不是因為奶奶具備堅毅開朗的性格，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應該是很難支撐下去的。

爺爺病了之後，常常因為小事而生氣，甚至覺得挫敗，他變得更像個孩子，奶奶是爺爺最親近的人，所以常常得忍受他突如其來的怒火，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放開彼此的手。每天爺爺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奶，奶奶就像是他的安全栓。反觀我自己，居然只想著過好自己的生活。

到家後，家人雖然沒有多苛責我，奶奶還安慰我人找回來就好，我卻抹不去心裡的愧疚。我幫爺爺把房裡的床單、被套都拆了下來，連同爺爺的身體都好好仔細地幫他清洗乾淨。梳洗後，爺爺躺在床上，整日的折騰讓他很迅速地睡著了，我坐在床邊看著他的臉，一時之間百感交集，總是心酸。我幫他蓋好棉被，就像小時候他為我做的那樣。我起身，準備將被我拆下擱在角落的髒床單拿出去洗。

我看見牆壁上的照片，那是爺爺抱著約莫兩歲的我，在客廳拍下的照片。我在爺爺的懷裡笑得燦爛。從一歲半開始，奶奶便不再幫我包尿布，說要讓我學習上廁所，但我總是學不會表達，常常大小便齊發輪攻。在奶奶的驚呼聲中，爺爺會立馬衝過來抱起我直奔廁所，他動作輕柔地幫我洗去滿身大便，用浴巾幫我擦乾屁股，臉上除了憐愛絲毫沒有嫌惡的表情。

我愣愣地站在照片前面，抱著滿是腥臭味的被單，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此刻我深深痛恨著那個置爺爺於不顧的自己，那個差點害爺爺走丟的自己。

可能是我哭得太厲害，竟沒察覺到爺爺的靠近。被我吵

醒的爺爺站在我旁邊，很專注地看著我，然後像小時候那樣輕輕地撫摸我的背脊，很慈祥地說：「男孩子不要哭！告訴你啊，不管遇到任何難關，不要哭，要笑。人活著要堅強、要有信念，堅持下去，一定會找到解決辦法。」

我看著爺爺慈祥的臉龐，輕聲地問他：「爺爺，你記得我嗎？」

爺爺看著我半晌，像個孩子般對我歉然地說：「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直到此刻我才真正體悟到，爺爺的大腦早已被阿茲海默症逐步蠶食鯨吞，隨著時間流逝，他將會被徹底帶走。如果再做點什麼，很快地爺爺就會被困在錯縱複雜的神經網絡內，再也無法動彈。

4.

經過走失事件後，我不敢再讓爺爺落單，索性搬到一樓。我試著按照醫生的建議，開始參與爺爺的生活，我教他怎麼上網、上臉書、玩自拍、玩遊戲，雖然他興趣缺缺，老是說他看不懂，但從來也沒有拒絕我的意思。醫生說可以藉由某些紀念品或是對爺爺來說具重要意義的物品，建立爺爺的安全感，甚至藉由口頭敘述來練習語言表達能力。這一切像極了我的童年，只是我和爺爺的角色互換。我會拿著字卡、圖表追著他問，也會考他算數、背詩。我把電腦設備全搬到爺爺的書房，每天早上奶奶出門買菜，爺爺讀報，我守在書桌前跑電腦程式。有時候爺爺會晃進來看我在做什麼，他也會指著螢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問我那些線條符號代表什麼意思。我開玩笑地跟他說這些都是機密情報，其實我真正的身分是專業的情報人員，他居然跟著神秘兮兮地說他以前也是國家情報員。我說我當然知道，只是他分析的是攸關

國家安全的共軍機密，而我的研究則會影響畢業後的職涯發展。就某一種程度而言，我們也可以算是同樣為國奉獻的戰友，他聽了很高興。

「如果你是真心認同你的想做的事情，那就要當成一種榮譽，好好去做！人要有強大的信念，才能創造生命的奇蹟！」這就是我的爺爺，即使遺忘了眼前種種，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信仰。

爺爺受過極嚴格的情報訓練，從簡單的人員辨識、各種偵查敵情的專業技巧、吸收敵後工作人員到野外求生訓練、模擬落網被捕後各種嚴刑拷打，以及突破敵人心防的偵訊和談判技巧，都是為了能夠順利達成任務或是成功活命的關鍵。我出生時爺爺已經退伍，他那段神秘的過去變成我的床邊故事。每天夜裡，我都躺在床上聽爺爺描述他年輕時出任務的故事。

爺爺房間櫃子裡有一張黑白相片，年輕時的爺爺和一排穿著軍服的弟兄並肩站著，臉上露出勇敢堅毅的笑容。這張合照的背後有個感人的故事，是我孩提時最愛的故事。這些軍人是和爺爺一起被派往琉球美軍基地接受諜報訓練的人員，他們在那裡學習各種情報偵防的戰技，接著依照個人與派遣國相關的背景或是語言專常能力而被派往海外各地，再以各種方式伺機潛伏進入中國大陸擷取重要情報。

從爺爺給我的介紹中，我記得站在爺爺左邊的是陳赫，右邊的是李嘉，他們三個人當時奉命從馬祖潛入福建蒐集共軍兵力部署的情資。他們先是潛入福建，偽裝成當地百姓後，會在原地先待上一段時間，趁機吸收當地人做為線民，之後再深入內陸採取更多情資，每次執行任務期間，會停留在敵區數日到數十日不定，等將人員安置妥當之後再行返

回，其中的危險性之高不可言喻。

就在某次完成任務準備從海岸等蛙兵小艇來接應返回馬祖時，他們被共軍的巡邏部隊發現，展開一場激烈的追逐戰。好不容易抵達接駁點，共軍的數目卻愈聚愈多，形勢對爺爺他們愈發不利。共軍不斷開槍掃射，中了數槍的爺爺身上滿是鮮血，陳赫和李嘉也同樣掛彩。陳赫對另外兩人說，再這樣下去三個人都會被捕，不如他隻身行動先引開敵軍，確保他們兩人安全脫身。爺爺和李嘉說什麼也不願意拋下戰友，他們早已做好慷慨赴義的心理準備，但陳赫卻阻止他們。他對爺爺說臺灣家裡還有妻小等著他，李嘉的父母也都跟著來臺灣了，只有他孤家寡人，死了倒也可以到九泉之下與家人團聚。他們含淚互相告別，眼看著共軍就要逼近，陳赫用最快的速度往另一個方向疾衝，爺爺他們則是用盡全力，連跑帶爬的撐到了接應的地點上船離開。

隨後，陳赫在槍林彈雨中倒下，鮮血從他身上大量噴出，他和李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剛才還在身邊的戰友以身殉國。每每說到激動處，爺爺總是落淚，他說他對不起陳赫，也對不起許多跟他一起出任務，但最後卻沒有活著回來的夥伴。我常想，會不會是因為爺爺在那段烽火飄搖的歲月裡，奉命執行各種任務期間，經歷過太多深刻的痛苦，腦袋裡裝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只好選擇遺忘，不再記得。

我突然有個想法，便走到臥室取出照片問爺爺記不記得裡面的人是誰。

對於阿茲海默症的患者而言，雖然語言能力、空間辨別能力、認知能力會逐步衰退，但也有學說提出他們並不會「喪失」長期記憶，而是有提取困難，如果可以藉由適度刺激，或許能夠留住大腦裡的回憶。我想，如果能夠讓爺爺重新啟

動說故事的能力，或許會對他的病情有幫助。

爺爺看著照片許久，我的心也懸得老高，空氣靜到我幾乎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爺爺開始講他的故事，就是我小時候聽到的故事，但就在進入故事高潮前，他突然停了下來。

「陳赫叫我們先走，他說他要掩護我們……我們怎麼可能先走？要走就一起走……後來，陳赫跑出去後……我和李嘉跟著跑出去，我們成功擺脫了共匪，搭上小艇。啊哈！我們三個坐在小艇上，看著岸上的共匪離我們愈來愈遠，雖然身上流著血、傷口很疼，但我們愈笑愈大聲，愈笑愈痛，還是忍不住笑。」爺爺臉上充滿光彩。

「陳赫……沒有死啊？」爺爺……把結局改了？

「當然沒死啊……差點死了……但後來沒死……」爺爺問我。「陳赫沒死，對吧？」

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時間彷彿停住。

「對，他沒死。」我聽見自己說，「你們成功逃脫了，誰也沒死。」

「對嘛，我就記得他沒死啊！」他笑得非常開心。

「這麼了不起的人，怎麼會死呢？我的同伴們，為了中華民國奉獻犧牲，面對艱難毫不畏懼，可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呢！」

我怔怔地凝視著爺爺的笑臉。

爺爺，你知道嗎？

在我心裡，最最了不起的人是你啊！

5.

「他」回來了。

或者說，「他們」回來了。

那些曾經埋得太深的傷口、那些刻意遺忘的人，在爺爺的記憶裡一一拼湊，重新有了生命。

我每天都讓爺爺講故事給我聽。爺爺很多細節都不記得了，也描述得七零八落，只有那張黑白照片的故事最為完整。後來，爺爺每次講的結局都不一樣。有一次，陳赫跟他們一起逃走；有一次，陳赫自己逃走；有一次，陳赫在馬祖跟他們痛飲三天三夜；還有一次，陳赫結婚了！總之，看來陳赫是不會死了，他在爺爺的故事裡活過來了，還活得非常精彩。看著爺爺愉悅的表情，我第一次感謝阿茲海默症帶走了爺爺難過的記憶，讓他可以不斷改寫他腦海中的劇本，讓悲傷沉澱，讓快樂萌芽。

屬於戰爭的年代已經過去，爺爺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和同代人見證無數百姓國破家亡的苦痛，親人手足分離的悲哀。而今，這些破碎的記憶隨著新的世紀到來，都將一一改寫。雖然不確定未來會變好或變壞，但最黑暗的時刻已然過去，光明總是會到來的。

爺爺還是會因為便溺而發脾氣、經常忘東忘西、猜忌我們對他不懷好意，有時候我們還是得去派出所領他回家，但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會一直努力和他一起奮戰，就像他當年為我們奮戰一樣。

就像現在，眼前這位固執的老先生，正「以愛為名」與我陷入一場膠著戰。

「你說你要去哪裡？」爺爺站在鐵門後面問我。

「我要去金門街辦事。」這是第五次回答。我已經罰站在自家門口十五分鐘了，但這場拉鋸戰似乎還沒有要結束的意味。

「你說你要去金門幹嘛？」

「我不是要去金門，我是要去金門街辦事。」我扯開喉嚨大吼。

「你不要騙我啊，你出門要特別小心的啊，金門不是什麼好地方，會打仗的。」

我跟他說現在金門不打仗了，是觀光勝地，繁榮得很，而且我沒有要去金門，我只是要去金門街。

「總之，你要安全地回來啊。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了，別讓我擔心。」

「爺爺，你不只有我一個孫子。你還有很多孫子。」

「什麼？我還有其他的孫子嗎？」

我一一念出其他堂、表哥們的名字，爺爺皺了眉頭，突然恍然大悟地說對，對，對。還有他們。

「好了，爺爺，我再不出發真的會遲到。」我們已經站在門口講了好幾遍重複的對話。

爺爺生氣地看著我，很不情願地說：「好吧，你去吧。我要關門了。」

就在我轉身的同時，我又聽見爺爺叫我的名字。我回頭，爺爺再次問我：「欸，你到底要去金門幹嘛？」

坐在客廳的奶奶終於受不了，走過來將爺爺拉進去，揮著手催促我趕快離開。我轉身，大步向前走，隱約還聽到後頭傳來爺爺嘮嘮叨叨地念著：「唉，不是，妳說他到底要去金門做什麼？那裡是戰地前線，多危險啊！」

我知道，在最後的告別之前，我會將每次與爺爺相見的時光都當成初次相遇，我會記得爺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也會對他毫不保留地說出我心底的話。時間無法挽回，生命終有盡頭，記憶也許不再完整，但有一種東

西會被保留下來——那就是愛。

總字數：9,032 字